



御

文

銘 雜題
題 序

十二

二井 二主

銘 雜題
題 後 序 序

16
245
12



周會
攻印

明和 16
卷 2
號 45

唐柳河東集卷弟二十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銘 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漢書惠帝卽位，
詔有司爲高帝立原廟。
注原重也。先有廟，令更立之，故曰重。
也。至唐尚存，載在祀典。今徐州城東，
南亦有高祖廟。○班固高帝贊以劉
爲堯之苗裔，故子厚全用其意發揮。
氣亦沈實，但造語大偶爾。

管在帝堯允有四海元首普萬邦時則舜禹稷

尚佐命垂統股肱天下尚與契同音薛天下
一作天子。○尚高辛

唐柳河東集卷弟二十

氏之子書元首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

明哉股肱良哉而受命禪音四姓承休迭有中邦舜禹

姬氏契于氏皆堯之臣其後迭有天五神環運炎德復紀神

商水德周木德漢火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

阜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

之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又俾九臣

之後翊而登之九一作元九臣九官也謂

徒皋陶為士垂為共工益為虞所以紹復不

績不墜厥祀故曲逆紀為策士輔成帝圖吐

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

陳之子孫以國為氏至漢汝陰脫帝密網權

虜舉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汝陰

嬰所封嬰之先出自姒姓杞簡公為楚所滅

弟陀奔魯悼公以其夏禹之後給以采地爵

為侯後因為夏侯氏嬰為沛縣吏與高祖

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

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

覆嬰坐高祖繫歲餘答掠數百終脫高祖鄧

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

高之裔也鄧音贊蕭何之先出自子姓宋

功封于蕭後因以為氏及項羽立沛公為漢

王都南鄭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東定秦

何雷收巴蜀淮陰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

夷魏拔齊殄楚淮陰韓信所封覆趙謂斬趙

王豹定河東拔齊謂虜齊王平陽破三秦虜

廣珍楚謂會垓下平項羽平陽破三秦虜

魏王高祖至漢中以參為將軍還定三秦與

韓信攻魏絳侯定楚地固劉氏周勃東守峽

獲魏王豹絳侯定楚地固劉氏關轉擊項籍

攻曲逆最還守拔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

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封為絳侯

高帝崩太后稱制王陵以為不可絳侯周勃

唯唯王陵讓之對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

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皆稷之裔也

不如臣後果誅諸呂定劉氏焉皆稷之裔也

信之先出自姬氏左傳邢晉應韓武之穆也

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采於韓參之先曹國周

武王以其弟振鐸封之勃之先為克復堯緒

周亦以國為氏故云皆稷之裔克復堯緒

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

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

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撰吳容

之與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

其靈高祖夜徑澤中有一大蛇當徑帝斬之後

化為蛇當道今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神

赤帝子斬之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神

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假手于羸以混

請侯秦羸造謂秦併六憑力于項以離關東

國而復歸于漢

而關東心離謂項羽割得奉續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
 獻其用續作管切得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
 盛不保其位周以木德王漢以火德王此謂
 也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
 咸陽縣名今屬西安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
 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奠舊都以壯
 王業之基奠一作奠沛宮今在徐州沛縣
 置酒沛宮沛宮在沛縣擊鼓擊鼓布還歸過沛
 縱酒酣自起舞作大風之歌生為湯沐之
 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鬼遊于此

高祖謂沛人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
 萬歲後吾鬼鬼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詳顯祭蚩尤於是庭
 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高祖既
 祀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擊鼓於是登布衣
 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繼其緒化環堵為四海
 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
 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
 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
 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

定其正各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
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
宅安也神高祖在天之神也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惠皇
嗣服爰立清廟綿祚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
成終而成始也闕音祕詩闕宮有衎建茲
帝也詳見顯注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
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
神睭相舊邦之遺教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
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與

春同。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然則
展慶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
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勳揖讓而退祚于後昆
若稽古帝羣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
堯日放勳羣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
臣之孫翊音貢一作翊。翊至也左傳晉文
公即位賞從者介子推至介子推之懸書
入綿上山中至死不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
宮門曰龍欲上天不蛇為輔龍以乘雲四蛇
各入其宇一蛇獨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
怒終不見其處所史記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
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
封豕蹈躩中塗

左傳封豕長蛇以薦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

食上國封豕大猪也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廷約從諸侯豪暴

震疊威聲布流從將容切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勳

殄霸楚遂荒神州勳子小切○詩矯矯區宇

懷濡黔黎輯柔表止萬國炎靈用休濡澤也定

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漢書古之

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注居水之上上穆穆

流也詩王在豐鎬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惠皇宗禋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

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纛鼓

遂據天位寬遊故都永介丕址纛許佳切煥

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劔門銘并序○一統志大劔山在四川

劔州一名梁山張載劔閣記梁山之險蜀所恃以為外戶即此又名

劔門山○莊雅固是金石之文與班固封燕然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危俗剽嗜為

寇亂剽匹妙切皇帝元年八月師喪眾

暴西川節度使韋臯卒羣疑不制妖孽煽行

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郡北包劔門憑

負丘陵以張鷟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震之誅莫已加也。

夔，魚列切。亦作夔。鏑，音的。書象恭，滔天。左傳：阻兵。

安忍。唐史：畢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諷諸將徵旌節，時帝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用，益

驚蹇，此不臣。詔求統三川，闢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

以兵取梓州。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已任。

蜀為古梁州之地，故謂嚴礪為

梁守臣。唐史：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元和元年正月，以崇文為行營

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為前鋒，率京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節度使

嚴礪同。推仁仗信，不待司歿，而人致其命。

子孟

晉穆公，口舌有司。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

一其心。喋，大頰切。漢文紀：今已誅諸呂，新

也。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

是儲侍饗資取其豐穰。

備音厨，侍直里切。乃

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

師逾利州路，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

出于劔門，大攘頑嚚。論引劫脇，蟻潰鼠駭。險

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

十一按史當作

作以爲固。礪命嚴秦自漢原至神泉，凡數

合下劔門覆盪，日收劔州破契丹命，神將

所可更集卷二十

可提彌珠斬虜到劔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
 之特將文昭德到劔腎腸肆毒用集我勳力警鼓一振元戎啓行取其
 渠魁以為大戮到音勵劔音枯柢音帝警音
 帝也周禮以鼓鼓軍注大鼓八尺而兩面
 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書胤征職厥渠九
 月崇文克成都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
 擒關送長安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
 猷弘長用能啓關險阨夷為大塗消沮害氣
 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晉增秩師長進
 為大藩宅是南服消一作表作襄皆非是
 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十月以礪為東川節度將校羣吏願刊

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下蜀都在蜀

星分整為井絡在卦為坤維河圖括地象岷

山之地上為井絡張載劔閣銘矧茲陝隘土

之外區注謂在區域之外也又惟蜀之門作

固作鎮按大劍山去三十里有小劍門連山

絕壁相對如門也叢險積貨混并羌髻髻音示書

王者國各羌在西蜀髻微在巴蜀狂猾窺

隙信信嘯呼信信犬吠聲憑據勢勝厚其

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

渝屬巴渝在唐乃出王旅乃咨剌嶽牧臣司梁

屬劔南道

當其要束謂嚴器備彼積糗糧是蓄人無增

賦師以饒足書時乃糗糧喋血誓土玄機在

握分命魏陳為犄角右逾岷山左直劔門攻

出九地上披重雲孫武子善守者藏於九地

攀天路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

內獲固圍外臨平原左傳亦賦以天兵徐驅

卒乘嘽嘽嘽他丹切○詩王大憝囚戮戎夏

咸歡懋徒對切○大憝謂帝圖厥功淮梁是

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

塗山銘井序○塗山在鳳陽懷遠縣禹

村相傳禹會諸侯之地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

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詩儀刑文王

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

大功建焉書湯湯洪水方割又冀州既載壺

也虞帝堯期承順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

也

位定焉書舜宅帝位三十有二載堯期倦于勤又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此以為禹恐誤萬國既同宣省風教

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

禮記能禦大災則祀之此言禹有治位莫崇

乎執大象乃輯丕瑞以建臯極輯音集○左

下往丕瑞也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

經制注見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

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漢志禹治洪水

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

帝主之世崇德而賞功右尊也故堯舜至德而

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

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

讓德焉安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

者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

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安取於此追惟太

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向山川

守神莫敢違寧吳伐越會稽山獲骨節專

神河東集卷二十

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
 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曰
 山川之守是以紀綱天下者其羽旄四合衣
 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傳定公四年晉
 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周禮至羽為旒旒
 羽為旄旒穀梁傳莊公二十七年衣裳之會十
 有未嘗有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
 歆血之盟

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宣在長久厥
 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
 不守啓禹之子太康啓之子書甘誓啓與有
 扈戰于甘之塗作甘誓又子之歌注注太
 康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皇祖之訓不由人亾
 為羿所逐不得反國

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宗文之君又能紹
 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官室惡衣服拜言平
 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
 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允于後歟書皇祖有訓
 皇祖謂禹果
 室惡服之類
 正其祖訓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
 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左傳昭公
 四年椒舉
 言于楚子曰康有鄭宮
 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
 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

方宜戮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侯備
之諸侯所以并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
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作明則則
戮作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宜昭穆憲香定混
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憲一作嶽塗山巖巖
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貽
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李門銘

其序○唐李友傳
日壽州永豐李與
亦有志行柳宗元為作李門銘云云
全載于傳按壽州今為縣屬鳳陽府

○聞之昌黎有言父母疾烹藥餌以
是聖賢先歿而為之是不幸因而且
成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
其門以表異之否恐如此銘昌黎斷
不肯作史繩祖曰東坡表忠觀碑先
列奏狀以為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
銘其格甚異乃倣子厚此文蓋以忠
比季全用其體制且柳作史既全載
文極典雅蘇作金陵王氏則以太史
公年表許之二文旨
意其允合于史法矣

壽州刺史臣承恩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
某上所部編戶毗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
與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

啜宿而歿啜與眠同就一本作疾啖音淡啜

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進與號呼撫臆口

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

以苦艾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號平聲下

同漬疾智切漬音夷苦詩廉切扶服即匍匐字○苦艾謂以艸覆屋也頓踊躡踊也李

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

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

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

中上去聲謹按與四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

所導生與耨耒為業而能鍾波醇李銘出古

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一作作

醇音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史記

紀稱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宏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

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

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無其

懿厥李思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詩

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泣侍羸疾默禱

隱冥引引自嚮殘肌賤形羞膺奉進憂勞李

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穹身

捧土濡涕頓首成墳創即瘡字○詩高高在禮記創鉅者其日久

脚蹶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脚音馳蹶音其愈遲廬州木悴歿鳥獸

二位李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地也

在位有虞以季烝烝舜克謂以季烝仲尼述

經以裝于會孔子季經為惟管魯侯見命夷

宮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請侯有

命魯公於夷官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魯

殺其君伯節立稱於夷官是為季公注云夷

官宣王祖父夷王之廟亦有季叔寤莊稱純

左傳鄭莊公寤于城穎穎季叔聞之有

獻於公公從之遂為母子始初君子曰穎

叔純季也變其顯顯李氏實與之倫與謂季

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慙慙上動

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命薦

加亦表其門三秀芝艸也楚辭采三秀於山

鏡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猗齡揚芬日億億齡言其無窮也

武岡銘

并序○武岡山名在湖廣寶慶府武岡州二岡左右對峙州以

此名古黔中地。銘諸高古序亦無屬對。故自佳。萃坤日諸銘中似此篇最優。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
兵賊脇守帥獠音老又竹絞切亦作獠。黔
巫詳見後蠻獠西南夷名唐史元和六年辰
湖蠻酋張伯靖挾黔中觀察使督斂苛刻因
聚眾叛殺長史劫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
固九月以蜀州刺史崔能為黔中觀察使貶
前使竇羣為南鈞牂牁外誘西原音牂牁
開州刺史
定西南夷置牂牁郡
西原西南夷地名
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
窟林麓嘯呼成羣附一皇帝下銅獸符發庸

蜀荆漢南破東甌之師四面討問良罪憑阻
遁逃不卽誅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
也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庸
卽上庸縣也蜀謂劍南東西節度荆謂荆南
節度漢謂山南東道節度南越
謂廣州節度東甌謂福建觀察
時惟潭部戎
師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
于武岡湖南觀察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
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
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彼訴投
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

華人無敢不冀，毋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
 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時黔中觀察使崔能
 荆南節度使嚴綬及
 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綬上言曰：臣今謹以
 便安先遣所部將李志烈齎書諭旨，俟其悛
 心。伯靖亦上表請隸荆南，乃降，乃獨詔綬格
 伯靖，伯靖果以隸黔六州之地乞降，綬命志
 烈復往，伯靖遂以其家屬舒秀和等詣江陵
 就戮，詔綬皆殺麾下將以撫之，以伯靖為右
 威衛翊府中郎將，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
 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
 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
 申申有此武功。殿都見切○以公綽為鄂岳
 觀察使，及公綽本傳曾不書

其平伯靖之功，豈史逸之邪？殿鎮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
 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左傳哀公二十一年
 年齊人歌曰：魯人之
 之，畢數年不覺使，我
 高路注高路，遠行也。咎公不夸，皆級為己能
 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
 小不為虺蜮，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遷而
 遠，莫可追已。虺，許偉切。蜮，祇僱切。鯨，其京切。
 鯢，區今切。○虺，蝮蟲也。蜮，短狐
 也。似蠶，三足。左傳宣公十二年古者明主伐
 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鯨鯢以喻
 不義之人。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
 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

我懷如公之勤類一作隣億上一無彌字今諸本皆作令非是其辭

曰

黔山之噴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音噴

攢磻音盤○噴高也磻曲也巫水又溪源出武山志謂雄溪楠溪西溪沅溪辰溪也皆蠻夷雜居

戶恐谷窳披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成以

緩谷一作合披一作彼來一作未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

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援一作授我

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歿公示之恩既骨

而完既亾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發

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詩去其嶮

臚及其發賊注食山岐澤敷輸賦于都陶穴根發食節賊也

刊木室我姻族周禮有獻人獻與魚同詩烹陶復陶穴書隨山刊木

牲是祀公受介福撰著以占公室百祿撰著

又音吾撰著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

誰嗣其良陟大邦謂有穴之丹有犀之顛匪

白余固公不可賂辰州出砂老鴉井者為

隣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

一作以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并序

始州之人各以鰲負江水莫克井飲鰲音
區計切。州柳州也。鰲瓶類大腹小口爾雅康瓠謂之鰲瓠壺也。 岸岸峻厚
 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
 恒為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為一作惟元和十
 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令
 測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垆其利悠久臣相
至切堅垆一作堅壯。隍城池也。易井測寒泉食河清也。說文垆堅土也。 其相者
 浮圖譚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

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輓千七百其
 深八尋有二尺周禮鄆人掌飲市之罰布注

泉之曰布藏之日 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
 于政其來日新一作盈以神

舜禹之事晏元獻曰此文與下謗譽咸

類柳文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
 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禪音擅。魏氏春秋

文帝升壇即禮畢帝顧謂羣臣云云

由不以來皆笑之柳先

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塗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

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

猶曰朱啓明而況在塗者乎

猶一作獨堯典帝曰疇咨若

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疇咨若

堯知其道不可

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典丕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其人作其書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

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曠然聳其聰昏
 其明愚其聖人曰徃之所謂堯者果烏在哉
 或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息而問者加
 少矣至於堯歿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
 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虞書注文祖堯始
祖之廟也○議論
 亦快但大聖人心胸竟看做是個奸雄舜之與禹也亦然禹
 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
 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
 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

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
 生人盈矣謂宦官董卓袁紹袁術兄弟及陶謙也丕之父攘禍
 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
 漢之息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
 異夫舜禹之事邪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
 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真自繫也公與
 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
 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使舜禹舜禹之繫
 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撰其

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絜妣四海遍密八音三載子之言恐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叟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己歿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若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結意不能振近似童婦女之見不信經而自信其說然歟

詞

諂譽

文僅聲上快利取唐順之日較之昌黎原毀當退一格然亦自多佳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安于上不妄于下小人安于下不妄于上得其安則譽至不得其安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

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
 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
 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
 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
 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
 善褒貶也哉立論已纏纏又連宕下然
三句一覺文章更有操縱而世
 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
 且置於遠適莫不以爲信也豈唯不能褒貶
 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

得之邪郵謂如置郵之傳也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
 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
 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
 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貴顯者也其不
 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
 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
 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
 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
 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

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
 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
 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微其所自未敢以
 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
 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
 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
 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之善不善非吾果能
 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一並作取○盜跖

姓楊事
詳莊子

咸宜

童宗說曰遭興運而爵位遇亂世
而誅戮桀子咸以為宜使居爵位
而皆賢被誅戮而皆不肖胡為不
哉然世亦有如劉文靜裴寂之徒當
李唐之興非有卓絕之姿而尸天之
功卒之被誅矣漢遭興運而爵位於
蕭曹之輔漢遭興運而爵位皆謂之
宜可乎世又有如陳蕃孔融之徒當
東漢之末實后臨朝曹節王甫詔諛
得幸陳仲舉以名賢參政為黃門所
困卒於於賜跋曹孟德以鬼蜮之積
謀遷漢鼎孔文舉直論垂作終以積
嫌治繫而奔市遇亂世而
誅戮者皆謂之宜可乎

與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
 凶王之臣多
 歿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

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誠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亮而以為幸也高亮謂高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飢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飢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為禍也卓曜謂後漢董卓晉劉曜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僣其進晚爾而人猶幸之係向也彼伸於昏亂抗志氣

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技行於天下
一得適其僣其歎後爾而人猶禍之悲夫余
是以咸宜之爾一作耳

鞭賣

賈音古。此子厚有感之言也。晉每見國家食肉者多鄙在平居則皆經濟侃侃如其一臨大難定大計未有不為之敗事者于鞭賣良可深

慨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賈即去價字有富者于適

市買鞭出，又萬持以夸，余視其管則拳蹙而
 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
 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掬之滅爪而
 不得其所，窮舉之翾然若揮虛焉。文下二有
林字捐乞
洽，切翾純，格，切。說
文，爪，按，日，指，翾，飛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
 愛？又萬曰：言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賈音古
後同。
 余乃名僮，燻湯以濯之，則邀然枯蒼然，白嚮
 之黃者，梘也，澤者，蠟也。燻音籥，邀音速，梘音
支。燻，温也。梘，木實
可以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

道長樂坂，下馬相踈，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
 馬，踈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
 理若糞壤，無所賴者。坂音板，踈徒計切。一
統志長樂坂在西安府
城東北一十里，漣水，西岸，漢長樂官在，今之
其西北，踈，賜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踈。今之
 梘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當其分則
 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
 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朝下
一無
有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
 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

理而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惡平聲患下

吏商

錢重曰讀柳文至吏商篇首句曰吏而商也汗吏之為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為吏也博常疑其造端無含蓄必有脫句後得善本乃云吏非商也吏而商汗吏之為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於是欣然笑曰此子厚之所以為文也且使子厚不首言吏非商也四字則不足以見此文之作出於不得已欲誘為利而仕者之意故古文或有脫字及訛舛處能使一篇文意不貫精神索然者信矣陳仁錫曰即宋清傳意而斷言之已極快痛

吏而商也汗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

利也博如此句法極奇極極渾然俱味經汗

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資藉也漢書同

曹區也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

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斃焚溺之為患

斃與奪同周禮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

敗祿奪大者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汗吏

惡能商矣哉者一作各惡能惡字平聲廉吏以行商不役

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

無良苦盜賊不得殺賊水火不得焚溺利愈
 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
 之商博也行下益切下其行苟脩嚴潔白以
 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
 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
 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
 由大州得廉一遺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
 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廉
 也如今按察雖赭山以為章涸海以為鹽未
 廉使之類

有利大能若是者赭音者涸音鶴○赭赤也
 之材是也然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
 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
 禍如此悲夫點醒一語尤妙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
 子見孟子之對宋硜乎何以利為也硜音口柳
 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
 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
 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

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此以二瓠喻學佛者其言旨猥雜似不可在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焉

瓠胡故切○東

海若東海神名孟諸澤名按書導荷澤被孟諸注在河東北漢地理志孟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作望諸今在河南歸德府虞城縣瓠匏也 剗而振其辱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蜣虻而實之臭不可當也

室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

故弃糞邪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

剗丘胡切

蜣如消切虻音尤又音回○辱瓜瓣詩齒如瓠犀是也蜣虻人腹中蟲

東海若

呀然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泊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溼故其大也溼也潔也允明也無我若者呀虛牙切霾音埋溼音誓○呀然笑貌太陰月也溼水涯也今汝海之弃滴也而與糞壤

同體臭朽之與曹蜩蚘之與居其狹咫也又
 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
 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
 島而同于於向之所陳者可乎咫八寸也糞
 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
 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
 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
 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
 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

亂我韓文于子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
 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
 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弃糞也吾愈
 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
 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竅歲月耳願若幸而哀
 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
 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
 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
 乃抉石一作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
 作其抉石

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
 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蟻蚘道
 集毗盧遮那華言是種種光明遍照彌陀經
 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婆娑經
 欲有色有無色有有者何為一切有漏法是
 佛言若業能念後生相續是有又云生滅故
 名有墮苦集諦中是有無明即釋氏云無人
 明火也十一類謂子為鼠丑為牛之類也
 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
 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無善無惡無因
 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眾生皆無焉吾何求
 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
 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有定下其一一人曰
 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
 窮吾智而不足以離五濁而異夫十
 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
 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
 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
 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
 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

變者也三昧注見七卷南嶽般舟碑極夫二樂境見二十一卷淨土院記

人之相遠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

而取一甚矣遠一作違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一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題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元和三年十一月公與楊

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按毛穎傳見韓集二十六卷○愚只說昌黎之以文滑稽耳議論反覆不見重疊是其運筆妙處

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謂為永州司馬有來南

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

柳河東集卷二十一

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誨之楊憑之子搏擊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方媿也誨切脆卒醉切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爾雅媿配也而俳又非聖人之所弃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刻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俳音排滑稽音滑稽又滑如字稽音計俳戲也詩見衛風淇澳

篇史記滑稽傳載淳于髡優孟優旃三人滑稽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言能亂同異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

應對進退掬滴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有所拘者

有所縱也掬音菊溜力技切罷音疲憊蒲拜切操七刀切縵木且切弦一作絃俱由禮記操縵雜弄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

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艸檀梨橘柚苦鹹酸辛錘蜚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檀音查蜚音哲吻無悶切禮記大羹不和注大羹肉汁也不加鹽

梅玄酒在室注玄酒明水蓋陰鑿所取之水也體謂全體節謂折節權似梨而酢也羊棗然

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切一

道音忌○呂覽文王嗜菹蒲菹孔子聞而

菹之縮頸而食三年然後勝之國語屈到隨

亦將強焉而不為虐歟息焉遊焉而有所繼

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

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

可以不陳也國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多且凡古

今是非六藝百家太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

穎之功也上言退之之游衍於文無所不可其意已了此又補出毛穎功更見

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

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

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

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彼亦甚

矣乎咕他叶出涉一切喙呼慧切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子厚嘗為瑩誌其墓碣謂

其撰崇豐二陵集禮後序之南閣蓋如序所言云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一無禮自開
 元制禮大臣譴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
 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
 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
 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周禮禮吉凶
 隱公元年豫凶事非禮也唐初徙凶禮左傳
 頌慶三年正月許敬忠李義府上所修新禮
 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
 天子凶禮遂闕國有大故則臨時採摭附比
 以從事事已則諱而永貞元和間天禍仍薄
 不傳故後世無攷
 自崇陵至於豐陵不能周歲貞元二十一年
 德宗崩永貞

年十月葬崇陵元和元年正月順宗崩七月葬豐陵司空杜公由太常

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餘以備損益貞元

年杜黃裳相元和於河東裴瑾以太常

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裴瑾河東聞喜人

經弟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為太內之則攢

塗秘器象物之宏木以備也漢舊儀云東園

秘器作棺槨素木長文崇廣外之則復土

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復

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也漢惠紀賜視作斥

土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土壅土如淳曰

斥開也開土地為家墻故以開斥言上之則

之漢文贊治霸陵因其山不祀墳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

遺詩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出

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于

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

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

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

注一縱一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秦復于

上辨刻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

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慶禮而近

古焉者或無近字或無者答韋孟以詩禮傳

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楚元王傅作詩

諷諫自孟至賢又世賢子玄成字少

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于小同成北海

高密人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

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等孫小同仕魏高

貴卿公崇二三老更以小同賈諡以經術起

而嘉最好學賈諡年少顯通諸家之書文帝

武初立舉諡孫二人至稱盧植以儒學用而

守嘉最好學能世其家

正

諶為祭法植字子幹涿郡人後漢為北中

孫諶字子諒車晉為中書侍郎諶字子諒車晉為中書侍郎諶史咸以為榮

而稱之也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高祖

行儉字守約官侍中公以禮議封禪祖亮庭

至禮部尚書字連城開元二十一年玄宗將封泰山恐突厥

入定必庭為兵部侍郎言於宰相張說云云

說奏祠部公以禮承太事理之祖積累官

行之以壽王瑁母寵欲立為太子積陳申生大理

公以禮輔東宮思官大理卿而瑾也以禮奉

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

源遠乎哉以慶禮近古瑾字封叔其伯仲咸

以文學顯於世慎慎損皆有文學大理之兄

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慎

情字容卿代弟又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

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一無揚字情子

年九月同平章遊其門若聞韶護八其廟如

至鄒魯思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

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

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

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宗直字正夫子厚
 一年從子厚至柳卒故嘗誌其殯謂
 其撰漢書文章為四十一卷歌謠言議
 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為工
 此序蓋子厚在永未名時作也按西
 漢文類唐藝文志有之其書不傳宋
 有陶叔獻者重編纂成梅堯臣為之
 序○西漢文實精嚴而工篤子厚之
 序雖能言其然其門戶終不可窺唐
 順之日覽子厚之所以序西京者而
 文章之旨亦可槩見王世貞曰文做
 固班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

立取音判○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事即動也此特謂書以紀言春

秋以紀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

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

史下無記字糾同糾○左丘明傳孔氏謂
 左氏為春秋傳也史記司馬遷自序曰卒述
 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十一本紀
 作十表八書二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
 篇又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

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
 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
 之文者寵之數音速出樂記精莫載切寵一
 作襲○晉孔衍字舒元以戰國

策所書為味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文

同異刪彼一家聚為一錄號春秋後語

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

之吾嘗病其辭散不屬無以效其變欲采比

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勝也無一本

字勝平聲○後漢尚書郎扶風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魏高祖終于王莽之誅二百

變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攆撫融結離而

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成得從其條貫

磔陟格切攆俱運切撫之右切森然炳然若

○說文攆撫拾也博雅云取也

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

列位不失其序雖弔其價可也璋音章琮祖

子傳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

注云言往古帝王以藏書策之府也玉海如

遊羣玉之府琮璜璆璧光明晃朗莫敢注視

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

以綉璜以黼說文圭瑞玉也上員下方刻上

為圭半圭為璋琮大八寸似車軋璜半璧

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

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

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

者之端邪端上一字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

神行通集卷二十一

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
 俟宗直也。故刪取其說繫于左，以為西漢文
 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整；魏晉以降，則
 濫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
 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
 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
 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
 通焉。
賈生名誼，洛陽人。漢文帝聞其名，召為博士。至太中大夫。後以讒為長沙王太傅。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一，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舉賢良對策，第一拜。

博士待詔金馬門。董仲舒以修春秋為博士，
 後為中大夫、司馬、相如、字長卿，為武騎常侍。
 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
 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
 益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
 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碑之達道名臣，
 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習，列焉。
碑，音
 也。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
 必俟學古者與行之。
精一
 唐興，用文理貞元
 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決于漢氏，與之相準。

理一作章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

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評事名凌先友記云楊氏兄弟有弘農人憑由江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疑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為凌也審矣唐書云凌終侍御史恐誤體制樸茂故能斂華而實茅坤曰予嘗謂子厚詩過昌黎其文特議一格大畧千鈞之弩難以再發也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瑩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

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

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

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章之妙全在

根而俟其實又曰根之茂者其實遂榘宗元亦曰抱其根源而必由是以假道所以其文能取終古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

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

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

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定藏於簡冊

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

雅其要在於麗則清穢言暢而意美謂定流
 於誦誦也揚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謂靡麗而有法則也禮記其聲清穢而長
 茲二者破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
 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
 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
 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陳
 昂梓州射洪人嘗為右拾遺上書勸武后興
 明堂太學后稱帝改周子昂上書受命領雖
 數后問政論亦謹切輒罷去唐興文章承其
 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正風雅其
 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

卦燕國公諡文貞朝廷太述作多出其手其
 文屬思精壯世所不逮說後帝使就家錄
 其文行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
 於世與際同一本窮字下有作者二字張
 備九齡韶州曲江人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
 而不其餘各撰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
 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陳拾遺之感遇陶
 詩工矣而文有所不逮燕國曲江其制冊典
 頌春容大篇文工矣而詩終遜之則子厚所
 謂並肩者祇偏勝乎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
 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于
 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

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
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
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
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太山
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離李
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
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符一作何貞元十八年
裴泰為安南都護元和二年羊士諤嗚呼公
既資州刺史故凌為序送之餘未詳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

之卒不得窺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
休聲未克克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寔追
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
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
詣以繫于後元兄凌之
濮陽吳君文集序據本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權進士弟
不書其父之名與爵唯載初標宗元
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他事流永州元
賢其才與亮
所言皆合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

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穎好學而善文

吳君系本濮陽後居信州春秋傳使長鬣者謂長鬣也居鄉黨未嘗不

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

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尤禮余嘗聞而志乎

心志一本會其子偁夏名武陵升進士得罪

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

文完其首余得徧觀焉偁去聲又口旱切與

二十年登第又三年其為詞賦有戒苟冒陵僭之

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

弟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

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誄一作是古之司徒

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

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官然後材不遺而志可

見禮記王制司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

選士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周

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近

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

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

嗚呼有可愴哉伏一作大武陵又論次誌傳

無有字

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武陵終龍

刺史無子
女沛湘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鮮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作今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策各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一本無毫字掉徒用切鞅音養先天唐睿宗年號唐史武后先宅元年九月以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傳御下

兩馬掉鞅而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文貺予還注掉正也

貞元十一年乙亥南徐潤州詞有遠致又著

宋置南徐州今為鎮江府

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傲狂疾之功以為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讀一作

堯切後漢班超固弟少有志家貧傭書養母嘗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明章兩朝出征西域安集又十餘國封定遠侯聞以兄

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場在魏璩音渠

切集韻仗梗切又丑亮切後漢應奉字世叔有子璩為司空掾璩子璩字休璩璩兄璩字德璩魏書應璩機雲入洛吳大司馬陸抗弟璩咸以文章顯

雲字上龍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
 日伐吳之役利在三一雋晉書一十陸入洛三張
 價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填箎之音韻
 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
 曹曷能及茲填音喧箎陳之切詩伯氏吹
 風況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薦冠銀章
 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譚必復其始字一無然
 買切卽豸字貞元十年十一月以浙西觀
 察使王緯為諸道鹽鐵轉運使書關石和鈞
 漢書三十一斤為鈞四鈞為石某也謂余傳下
 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氏之學宐叙于首章操斧於班郢之門斯強

顏耳卜子夏作詩序公輸班古之巧者郢人
 厚者所謂詩凡若干首
 強顏耳

